

切割日常

你獨自走至通往錢穆故居的石階，想從未被課堂鐘聲限定的場域中偷閒。



你看著教研大樓，一扇扇窗戶連接著一個個教室，不同系的學生們在裡頭聽課，同時他們的思想也暫時地被集中於某個特定領域中。你想，為了學習專業，也許這是沒辦法的事。然而，學術上的分科，於教學上固然便利許多，但那是否也限制了我們的視野？畢竟所有問題都攸關複數個領域。

那乘載著教學研究之名的建築物的窗戶，從裡頭看出來看到了充滿清新氣息的藍天白雲，而從外頭望進去卻見著了被窗框切割的一個個年輕身影。樹枝又從外頭分隔了磚瓦，連天空也被劃開，一片一片。自由是否會從枝桠縫隙間掉落，又剛好被你幸運地捧住。

再過五分鐘你就得進入那封閉空間，你就得成為群體中的一部份，被貼上某個系的同學這個標籤。你輕輕地用視線數著枯木上殘存的葉片，突然感到胸口被壓住般地悶痛。你不想被時間推著走，也不想坐在五十個課桌椅中的其中一個。

在這短暫的下課時光中，在鐘聲響起前你都是自由的。即使是假想的也好，只要你不意識到手錶上時針與分針的角度，就好像你不用被它們牽著鼻子走。你在石階上來回漫步，啪擦啪擦地，踩碎落葉。

鐘聲響了。你不想回去。

你只好告訴自己，也許，否定翹課的欲望，也是種富有責任感的表現。也許，每個不同的個體因為相同目的而自願聚集，也是種浪漫。

也許，你自己主動地走入限定場域中，也是你的自由。

你該回去了。